第四十二卷

人事部 四

奢

延凊之室　食萬錢　大官不及

小四海　誦靈光賦　卓王孫

五子傳食　虓延福　姑臧太守

羊稚石崇虞孝仁

僭

之罘之山　踏殺人　斬首盤中

蠻夷誇大　宇宙將軍　有烟氣

先王大錯　嚴分宜

貪

三女奔　賄寵臣　賣菜

賣糞　宣州土地　此侯好賄

四千何難

妬

女樂　破舌破老　春申君

竊爲巳書　避三端　鄭褎

宜蚕死　怒未解　王蒙

堯舜之主

遊覽

三遊　七十四回　彭澤孫

臥遊　書石壁　吳立夫

方正學　虎丘　西湖

卷四十二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四十二

明　宣城　劉仲達　纂輯
太史　湯賓尹　刪正

人事部　四

奢

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爲牀蓋石文如畫也石體甚輕出郅支國上設紫琉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之燭以紫玉爲盤如屈龍皆用雜寶飾之侍者於戶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清涼耶侍者乃卻扇以手摸之方知有屏風也又以玉精爲盤貯冰於膝前玉精與冰同其潔徹侍者謂冰之無盤必融濕席乃合玉盤拂之

落堦下氷玉俱碎偃更以爲樂此玉精千塗國所貢也
武帝以此賜偃哀平之世民家猶有此器而多殘破及
王莽之世不復知其所在拾遺記
何曾食日萬錢子劭日二萬錢任愷一食萬錢和嶠日
三萬錢高陽王元雍一食數萬錢杜岐公悰日五食一
食萬錢李衛公德裕至一杯羮二萬錢韋侍郎陟至厨
中棄遺直萬錢元丞相載用食物椀器至三千事宛委
餘編
何太宰每宴不食尚方所食晉武帝令就其家取之帝
幸王武子第侍婢數百人各持琉璃器供膳食蒸豚有

異於常問乃以人乳飲之齊武帝幸芳林園就虞悰求味獻糒及雜殽數十輿大官不及也上欲求飲食方不得後體不快悰僅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宛委餘編

蔡太師京廚婢數百人庖子亦十五人段丞相有老婢名膳祖四十年閱百婢僅九婢可嗣法孫節度承佑一宴殺物命千數蔡京每殺鶉子輒千餘承佑每謂人今日富有小四海矣謂南蝤蛑北紅羊東蝦魚西粟皆備也尸子曰桀紂必南海之薑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侯鯖録

劉威頎在蜀車服侈靡豔妾數十能爲聲樂悉教誦靈

光殿賦謝靈運門故恒數百人室宇華曠盡山泉之美
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形世共宗之徐湛之產業
甚厚宇舍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美冠絕一時門生千
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
巷盈滿徐君蒨爲湘東王諮議文冠一府新聲豔語人
多諷習尤長部書問無不對善絃歌好聲色侍妾數十
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翫悉以金銀閉門盡日酣飲有時
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游踐是四君者比之王
石尚爲黔婁第文士酸寒得此亦是生天之福（談寶）
卓王孫家僮千餘人程鄭國石崇俱八百人袁廣漢九

百人王氏五侯刁逵楊素各數千人高陽王雍六千人郭汾陽三千人呂不韋麋竺萬人逵田萬頃素馬萬匹史稱窮奢極欲者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大治第舍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相望郭況起高閣以量金玉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梁冀大起第舍妻孫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奥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窻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僊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凌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私室遠致汗血

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絶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葢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石崇婢美艷千餘人常擇其姿容相類者數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调四方工琢玉爲倒龍之佩縈金爲鳳冠之釵結紳繞楹而舞欲有召者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各含異香使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沉水香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踐之無跡者卽賜珍珠百篚初最幸翾風後翾風退房幸綠珠珠弟子宋褘有國色善笛後入明帝宮中蕭宏後

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器服珍異侔
於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羊侃在衡州於兩艖䑧起三
間通梁水齊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列女樂垂
潮解纜觀者塡溢嘗晏北使陽斐賓客三百餘人食器
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及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
燭魚弘侍妾百餘不勝金翠服翫車馬冠絕一時有眠
牀一張皆是蹙栢四面周匝無有一異通用銀鏤金花
壽福兩重爲脚高陽王元雍居第匹於帝宮白壁丹楹
窈窕連雲僮奴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時
河間王琛欲敵之造文柏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

五色絹爲繩伎女三百盡皆殊色求西域千里馬其次
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環鎖嘗會
諸王陳諸寶器金甁銀甕百餘口甌擎盤盒稱是餘器
有水精鉢瑪瑙琉璃盌赤玉巵數十枚工作奇妙中土
所無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案行府庫錦罽珠
璣氷羅霧縠充牣其內謂人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
崇不見我楊素後庭伎妾曳羅綺者以千數第宅奢侈
僭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沒爲家
奴秦王楊俊爲妃作七寶冪䍦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
行又爲氷殿香粉塗壁玉砌金堦梁柱榱棟之間周以

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與賓客妓女絃歌其上張易之爲母阿臧造七寶帳鋪象牙牀織犀角簟貂褥蛩蟁氈汾晉龍犀臨河鳳翮爲席宗楚客造一宅皆是文柏純帖沈香和紅粉泥壁文石爲階砌安樂公主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累石爲山以象華嶽引水爲澗以象天津飛閣步檐斜橋磴道衣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爲九曲蓮花臺泉於臺湧出窮天下之壯麗楊國忠諸夷弟五家聯亘治錦繡琢金玉者大抵千人變化若神仙每帝幸華清宮五家隊合炯若萬花川谷成錦繡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

宅中沉香亭禁中遠不逮虹蜺屏風雕刻前代美人形器玩衣服皆衆寶雜砌水精爲地外以玳瑁水犀爲押絡以珍珠非人所製元載芸輝堂于闐香芸潔白如玉屑以塗壁沈檀爲梁棟金銀爲戶牖中設虹霓屏風紫綃帳輕疎而薄風不能透冬溫夏涼有龍鬚紫拂色如爛椹削水晶爲柄刻紅玉爲環紐所幸薛瑤英肌體自香處金絲帳却塵褥李昌夔在荆州打獵大修裝具其夫人獨孤氏亦出女騎一千皆着紅纈襖錦鞍雕韉鳳靴銀鐙于頔在襄州㸃山燈油一上二千石張鎡宴客牡丹會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發未

答云巳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内出郁然滿座羣妓以酒殺絲竹次第而至别有名伎數十首戴牡丹衣領皆繡如其色歌昔人所作牡丹詞進酌而退前後花與妓凡十易杯器皆如其色酒竟歌者舞者數百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恍然若仙遊四部稿

漢高帝遣陸賈立南海尉佗爲王佗遺賈槖中裝直千金孝惠時吕后用事賈度不能爭出越槖分其五子賈乘安車駟馬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因傳食焉漢書

晉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氣盛漿煖酒速成而味加尋常晉乘 ○晉石崇任俠無行檢在荆

州刼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水碓三千餘區他珍寶貨賄稱是 史抄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何氏語林

宋新作延福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誇尚各爲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大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爲海疏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千

數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
塵境旣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
清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卽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
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傳羣飲至上元後乃罷
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
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
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
對峙焉 宋史

宋姑臧太守張憲多置娼妓各錦帶仙裳窰粉淡粧使
侍閤下奏書者號傳芳妓酌酒者號龍津女傳食者號

仙盤使代書札者號墨娥按香者號麝姬掌詩藁者號
雙清子諸娼曰鳳窠羣女又曰圍雲隊曳雲仙 姑臧記

僭

秦始皇既併六國於二十九年東遊陽武遂登之罘山
刻石而還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
帝東遊巡登之罘照臨於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
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
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
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
滅強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

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於石
表垂於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覽省遠
方逮於海隅遂登之罘照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
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内外誅暴強武威旁暢振
動四極擒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
明德經理宇內覽德不怠作立大義昭使備器咸有章
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
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
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史記
漢代多豪族恩深益驕逸走馬踏殺人街吏不敢詰紅

樓宴青春數里望雲蔚金缸焰勝晝不畏落暉疾飛觴奏雲和碧簫吹鳳質惟恨魯陽死無人駐白日聶夷中作

石虎石勒之後裝飾宮人美艷者斬首置盤中宴客傳之以觀何氏語林

漢文帝時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又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隋文帝時沙鉢略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倭王亦遣使詣闕其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蠻夷好自誇大類如此金罍子

侯景又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詩軍事梁主驚曰
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綱目
唐乾符中有豪士承藉勲蔭極口腹之欲嘗謂門僧聖
剛曰凡以炭炊飯先燒熟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烟氣及
大冦陷瀍洛財産剽盡昆仲與聖剛同伏山草三日不
食賊鋒稍退徒步往小店買脫粟飯與土杯同食美於
梁肉僧笑曰此非鍊炭所炊但慙靦無對 劇譚錄
景祐中党項首領趙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朝廷遣郎
官楊告入蕃弔祭告至其國中元昊遷延遥立屢促之
然後至前受詔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王大錯有國如

此而乃臣屬於人既而饗告於廳其東屋後若千百人鍛聲告陰知其有異志還朝祕不敢言未幾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創造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胡禮自稱大夏朝廷興師問罪彌歲虜之戰士益少而舊臣宿將如剛浪陵遇野利輩多以事誅元昊力孤復奉表稱藩因赦之許其自新元昊乃更稱兀卒曩霄慶曆中契丹舉兵討元昊元昊與之戰屢勝而契丹至者日益加衆元昊望之大駭曰何如此之衆也乃使人行成退數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許引兵壓西師陣元昊又爲之

退舍如是者三凡退百餘里每退必盡焚其草萊契丹
之馬無所食因其退乃許平元昊遷延數日以老北師
契丹馬益病亟發軍攻之大敗契丹於金肅城獲其僞
乘輿器服子壻近臣數十人而還先是元昊後房生一
子曰甯令受甯令者華言大王也其後又納沒臧訛嚨
之妹生諒祚而愛之甯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沒臧氏授
戈于甯令受使圖之甯令乘間入元昊之室卒與元昊
遇遂刺之不殊而走諸大佐沒臧訛嚨輩仆甯令梟之
明日元昊死立諒祚而舅訛嚨相之有梁氏者其先中
國人爲訛嚨子婦諒祚私焉日視事于國夜則從諸沒

藏氏訛嚨懟甚謀伏甲梁氏之宮須其入以殺之梁氏私以告諒祚乃使召訛嚨執於内室沒藏強宗也子弟族人扗外者八十餘人悉誅之夷其宗以梁氏爲妻又命其弟乞埋爲家相許其世襲諒祚凶忍好爲亂治平中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埤者彍弩射之中乃解圍中創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脫靴血流于踝使人裹創舁載而去至其國死子秉常立而梁氏自主國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繼之謂之沒甯令沒甯令者華言天大王也秉常之世執國政者有鬼名浪遇元昊之弟也

最老於軍事以不附諸梁遷下治而死存者三人移逋
以世襲居長契次曰都羅馬尾又次曰闢葫訛略知書
私侍梁氏移逋葫訛皆以昵倖進唯馬尾但有戰功然
皆庸才秉常荒孱梁氏自主兵不以屬其子秉常不得
志素慕中國有李清者本秦人亡虜中秉常昵之因說
秉常以河南歸朝廷其謀洩清爲梁氏所誅而秉常廢

夢溪筆談

明分宜相嚴嵩當國時朝貴以筵欵即就相宅設筵及
時但請出把杯耳一日相出少坐即以倦退曰世蕃陪
客蕃怒瞠目周視復入曰閉門其時門即下鑰凡堂中

諸有悉徹如掃諸公無可爲計據地達旦蕃之棄客相未必知奴之困客蕃未必知皆權勢所使豈翅君門萬里尚書某某　者蕃狎客也其媚世蕃又異偶於世蕃第鋪錦罽織成雙陸點位曰雙陸圖别置美人三十二衣裝緇素各半曰肉雙陸以進之對打而美人聞聲在某點位則自趨站之寒日腕皆不出曰肉雙陸則所謂肉屏風不足論矣一日蕃謂某曰某馬某伏地候乘又某郎中亦其狎客也即伏作馬杌蕃因踐而乘之行數步蕃亦呼作某狗然世蕃才絕敏諳熟國朝典故邊事機宜諸事務輕重非世蕃分處莫當上旨亦實出上命

故君父皆倚以爲重寵日盛而勢益張禍亦益深也以任子秉樞衡眞古今異事其如小有才徒足以殺其軀何薛考功有言分宜之八百萬金華亭之三百萬頃皆近代所未有 耳談

貪

周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國語

荆軻之得見秦王以王寵臣蒙嘉受賂而爲之先容也
國紀
唐高宗時司農欲以冬殘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勅示僕
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况臨御萬邦
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 事文類聚
少府監裴匪躬善營利甞奏賣苑中馬糞歲可得二十
萬緡上以問劉仁軌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
家賣馬糞非佳名也 何氏語林
魏王徐知訓爲宣州帥苛政斂下百姓苦之因入覲賜
宴伶人戲作緑衣大面胡人若神鬼狀突然而出傷一

人問曰何爲者緑衣人對曰吾宣州土地神也問汝來何爲曰王入覲和地皮掠來故某因至於此上大笑南唐近事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黷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鄧能棊其家亦贍重霸召對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於面北牖下俟我筭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饑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生曰此侯好賄本不爲棊何不獻賂而自求退鄧生然之獻中金三鋌獲免北夢瑣言

明胡宗憲總制兩浙趙文華以兵侍監軍威福自恣胡

迎拜借重趙領之暨胡張筵宴趙趙愈覺有傲容胡微詬之堂上從官皆錯愕趙遽曰吾奉天子命監爾軍死生皆出吾手而敢恣無狀耶吾旗牌安在於是衛趙於堂下者皆譁胡大笑叱曰吾擁十萬之衆節制七省不知天子命何顧監軍吾獨無旗牌耶爲胡衛者聲囂特起其聲震地趙衆爲之靡然時陪席者慰胡曰今日之事君爲主縱不爲監軍屈寧不爲尊賓屈耶胡復厲聲曰何以解謝須壽之二千金耳趙聞而趣謂曰汝饋二千我將倍責於汝胡復笑曰即四千何難席遂罷明日趙竟無言則以饋者至矣胡他日曰此輩非有才望能

監我軍不過夤緣以冀吾利耳吾不與則孤其求意必
與怨謗與之則不甘吾故詈而賞之詈以洩吾氣賞以
慰其私彼求賞而得賞又何求焉人以是服胡之量且
足以褫趙之魄 巨史

妬

魯定公以孔子爲大司寇攝行相事三月大治齊人懼
將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致地庸遲乎
乃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
三十匹遺之陳魯城南季桓子微服欲觀將受之乃語
魯君爲周道遊觀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

孔子遂行桓子使人追之孔子不反也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追者還語桓子桓子曰夫子罪我以羣妾之故也史記又

晉獻公欲伐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諫荀息曰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將取固與而孰知兩君竟中於一計國史

楚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正妻之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

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不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衣此子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 韓非子

化書爲異人譚景昇所作宋齊丘竊爲巳書以景升縛而沈於河後百年有隱者漁於河網而得之乃開目視而問曰公知有化書行於世乎隱者曰行世久矣景昇

曰爾復沈子於河遂投於水不知所終此景昪之書也

原始秘書

楚懷王使屈原求令尹之材三年而未有舉者乃以讓原原曰楚國天下之雄也令尹高位也封土百里車徒百乘至厚富也戟指垂涎而欲一染王之鼎者豈直一人哉然而未有至者其故可知也鳥之麗毛棘喙者鳥畏之魚之哆口刀鬣者魚畏之人之辨言利口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武士之兵端一避也文人之筆端一避也讒夫之舌端一避也今王之庭其爲棘喙刀鬣也多矣呼吸之間鐲鏤行焉孰肯以頸嘗之乎 閱古錄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褏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褏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褏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褏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褏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褏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史記

劉瑱字士溫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並爲當世第一妹爲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醫所不療瑱憂之乃令陳郡殷倩書鄱陽王形像并圖王平生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密使媪姆示妃妃見唾之罵曰故宜早死于是恩情即歇病亦徐瘥 齊書

代宗以郭尚父勳高兼連姻帝室常呼爲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休戚尚父二愛姬 南陽夫人及李夫人 嘗競寵爭長互論其公私佐助之功忿娼不相面尚父不能禁上知之賜金帛及簪鐶命宮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遝人歌以送酒一姬怒未解歌未

發遽引滿置觴於席前曰酒盡不須歌 因話錄

王蒙者與趙門下憬布衣之舊常知其吏才及公入相蒙自前吉州新淦令來謁公見喜極給卹甚厚將擢爲御史時憲僚數至少德宗甚難於除授而趙公秉政其言多行蒙坐待繡衣之拜一日偶詣慈恩僧寺占色者忘其名蒙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後若干年當得一邊上御史蒙大笑而歸數日宰臣對趙公秉間奏曰御史府闕人太多就中監察尤爲要者臣欲選擇三數人德宗曰非不欲補其闕員此官須得孤直茂實者充選料卿秪應取輕薄後生朝中子弟耳

此不如不置趙公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之上大喜曰如此即朕之意卿有人未公因薦二人其一即蒙也上曰且將狀來公旣出逢裴延齡時以度支次對問公曰相公奏何事稱意喜色充溢公不之對延齡慍罵而去云看此老兵所請得行否旣見上奏事畢因問曰趙憬向論請何事上曰趙憬極公心因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趙憬身爲宰相豈諳州縣官績効向二人又不爲人所稱說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復至陛下但詰其所自即知矣他日上閤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

與臣微親語熟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又入上曰趙憬所
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却歸故林而趙公薨於相位
後數年邊帥奏爲從事得假御史焉因話錄
富鄭公弼慶曆中以知制誥使北虜還仁宗嘉其有勞
命爲樞密副使鄭公力辭不拜乃改資政殿學士一日
王拱辰言於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捐金帛之數
厚夷狄而弊中國耳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生民
爾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耶仁宗
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
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緩取也拱辰曰

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請和親則如之何仁宗憫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亦豈愛一女耶拱辰言塞且知譖之不行也遽曰臣不知陛下能屈己愛民如此眞堯舜之主也再拜而出 宋史

遊覽

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藉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辨說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勢者謂之遊行凡此三遊生於季世亂之所由生也 史記

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人築室嵩山下每登松頂囘則於峻極中院記其歲月捐館之年記云余今年若干歲登頂七十四次後王輔道與其孫之靜共遊至峻極中院作一絶云爛紅一點出浮漚夜坐嵩峯頂上頭笑對松窻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囘遊 玉海

陶峴者彭澤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撑家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則汎遊江湖遍行天下往往數載不歸見其子孫成人皆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仕宦有知生者通於八音命陶人爲甓潛記歲時取其聲不失其驗嘗撰集樂

錄八音以定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備極工巧一舟自載
一舟置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
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常奏清
商曲逢其山泉則窮其境物乘興春行峴且名聞朝廷
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
閒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詣者吳越之士號爲水
仙曾有親戚爲南海守因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
百萬及遇古劍長二尺許又玉環徑四寸及海船崑崙
奴名摩訶善遊水而勇捷遂悉以錢而買之曰吾家至
寶也乃回棹下白芷入柏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劍環

於水命摩訶纔入獲劍環而便出曰爲毒蛇所囓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怒乎盍水府不容人窺也峴曰敬奉喻行次西塞山維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必有怪物乃投劍環命摩訶下取見汨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絶殆不任持曰劍環不可取也有龍高二丈許而劍環置前其引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劍環吾之三寶今者二物旣亡爾將安用必須爲吾力爭之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泉一入不復還也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汚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 甘澤謠

宗少文好山水南北朝時嘗西涉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室衡山以疾還江陵嘆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壁坐臥向之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高士傳

宋章子厚與蘇子瞻遊南山抵仙遊潭之上絕壁萬仞岸甚險子厚推子瞻下潭書壁子瞻不敢子厚履險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子瞻撫子厚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子厚大笑 坡集

吳萊字立夫好游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每遇中原奇

絕處及昔人歌舞戰鬬之地輒慷慨高歌呼酒自慰頗有司馬子長遺風及還江南復游海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見曉日初出海波盡紅瞪然長視思欲起安期羡門而與之游由是襟懷益疎朗文章益雄宕有奇氣嘗謂人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 人物記

壬戌七月之望明方正學孝孺公嘗偕葉夷仲張廷璧林公輔陳元采夜登巾山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為太白死三百年無此

樂矣斯樂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方
正學集

虎丘去姑蘇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
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
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爲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
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
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中櫛比如鱗檀板丘積
樽罍雪瀉遠而望之如鴈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
無得而狀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
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鬬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

首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淩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爲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

虎林之西湖最盛爲春爲月一日之盛爲朝煙爲夕嵐每歲春雪甚盛梅花爲寒所勒杏桃相次開發尤爲奇觀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煙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爲風粉汗爲雨羅紈之盛多於堤畔之草艷冶極矣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寔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爲俗士道哉 解脫集

第四十三卷

人事部五

賭博

劇孟博徒　博牛　手博

嗜好

三恨　五癖　服妖

嗜痂　好潔　好馬

頻伽　笑癖　好畏

善飡　瘞馬犬　好古物

文通喜吏事　嗜飲

嬬慾內外

尤物移人　赤鳳　服滛

宋褘　綠珠　大布施

路侍中　人耑外色　龍陽

色至卿相　董賢　煬帝

企羨

可人　御李　影也好

風鑒敬朗　憶王思遠　氣如錦綉

待此人　說項　不可及

奇才　供養　范黨

面有銀光　二蘇　無能優劣
南朝體　不媿科名　高李白數倍
迂謬
畏影　讓妻　直躬
金鑄圖畫　慟姊　和事天子
新昌布衣　負硯　拜馬巢由
晝睡　十反

卷四十三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四十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事部五

賭博

漢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亾

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 漢書

晋王濟傳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嘗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十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濟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世說新語

宋祖時王嗣宗與趙昌言爭狀元於殿前乃命二人手博約勝者與之趙昌言髮禿嗣宗敺其幞頭墜地趨前曰臣勝之上笑以嗣宗爲狀元 涑水記

嗜好

楚淵材三恨一恨鰣魚多骨二恨金橘太酸三恨海棠無香 萬花谷

杜預有左傳癖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陸羽有茶癖王福畤有譽兒癖 坡集

晋傳咸奏議云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身内外不殊王制失序此服妖也又按史謝尚好着刺文袴周弘正少日錦髺紅裩葢東晋南朝之人痾不特服妖而已 楊升菴文集

劉邕穆之之孫也性嗜瘡痂以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

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床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邕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之以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illegible] 中記

庾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出戶輒令拭席洗床

王思微好潔左右提衣悉令用白紙裹手指宅中屋棟偶少汙思微令門生洗之意尤不已更令刮削復不足遂令易柱 代醉編

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元則滿

月韉清明則剪水鞭重午則籠嬌鞁八月中秋則玉櫳揔絡頭重陽則蟬兒鐙春秋社則塗金轂冬至則嘶風鐙除日則藥王鞍每節日則餵馬以明紗豆薔薇草　馬癖記

支遁好乘馬其最愛者名曰頻伽嘗飲頻伽于橋下馬溲處忽生蓮花人異之故名橋曰飲馬　吳郡疏

陸雲有笑癖嘗謁司空張華華多鬚以袋盛之雲見華不及拜而笑倒又嘗自服縗絰上船水中自見其影因笑而墮水幾至溺死　獨異志

滑石梁好畏見子之影以爲鬼而驚死　子彙

徐嗨嗜酒沈傳師善飧食楊嗣復曰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穩耶 天中記

宋太宗朝府州折御卿貢馬特異格不甚高而日行千里口旁有碧紋如雲霞因目曰碧雲霞上征太原往來乘之上下山嶺如履平地上則屈前足下則屈後足上下如坐安輿不知登降高下之勞圉人供芻粟或少倨則嘶鳴奮躍踶齧不已此尤異他馬也上崩悲鳴不食骨立入不忍視眞宗遣從靈駕至永熙陵乃斃詔與桃花犬同坎瘞 澠水燕談録

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席一

扇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愜以爲古遂以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太公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之箠也葢先孔子又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貲悉與之既而又有持巧漆椀一隻曰席與杖皆同時服固末爲古也此椀乃舜造漆器時作葢又遠於周矣子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爲遠遂虛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舍貲用盡去致無以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三器於是披哀公之席持太公之杖執舜所作之椀

行丐於市曰那箇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乞我一文
聞者噴飯 事文類集

沈翰林文通喜吏事每覺有疾藥餌未驗亟取難決詞狀連判數百紙落筆如風雨意便欣然韓持國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屢徙不如意則臥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或頷首撫掌與之相應徃徃不復揮扇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箏二婢每就枕即使雜奏於前至熟寐乃得去 避暑録話

嗜飲者無早晚無寒暑樂固醉愁亦如之閑固醉忙亦如之肴核有無醪醴善否一不問典當抽那借貸賒荷

一不恤日必飲飲必醉醉不厭病貧不悔俗號瓶盞病
徧揭本草細檢素問只無此一種藥夷門廣牘

婬慾內外

彭祖七百餘歲卒以娶小妻妖淫敗道自隕其命北山
道人修行千年爲悅密雲令之女竟被擒戮五戒禪師
戒行精苦一悅妓女紅蓮竟墮惡道尤物移人可不懼
哉文海披沙

趙飛燕所通宮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樓閣兼通昭儀
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女朝吹塤擊鼓連臂踏歌赤
鳳凰來曲后曰赤鳳凰爲誰來昭儀曰赤鳳爲姊來寧

爲他人乎后怒以杯擊昭儀裙曰鼠子能嚙人乎昭儀曰穿其裙見其私足矣安在嚙人乎帝微聞其事以問昭儀昭儀曰漢家火德故以帝爲赤鳳帝信之大悅趙后外傳

劉道眞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聊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子服淫太平御覽

宋禕是緑珠女弟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疾患危篤群臣進諫請出宋禕時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衆人無言阮遥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

臣帝即遣出與之
石崇字季倫渤海清河人苞之子生於青州故小字齊奴苞六男崇是小子苞臨終分諸子財獨不及崇其母爲之言苞曰此兒雖小大能自得拜黃門累遷荊州刺史刼商致富遷征虜將軍崇有别館在河陽之金谷園一名梓澤諂事賈謐與潘岳爲二十四友有水碓三十餘區蒼頭八百餘人崇有愛婢曰綠珠美而工藝孫秀欲之使人求焉崇館於白下方登清凉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婢妾數十人以示皆藴蘭麝被羅縠曰顧以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受命取綠珠崇勃然

曰緑珠不可得也使者再三崇不許遂以忤秀誅之崇復有愛婢名翔風魏末於胡市買得年始十歲至二十遂有容色妙别玉聲觀寶色石氏之富瓌寶皆殊方異國所得莫辨其處翔風别之皆出人地崇艷麗者數千翔風以文詞擅愛 小名録

元時婦人一切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時時延帝師堂上戒師於帳中受戒誦呪作法凡受戒時其夫自外歸聞娘子受戒則至房不入妃主之寡者間數日則親自赴堂受戒恣其淫泆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風流之行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公然居佛殿兩廡

赴齋禰師娘病則於佛前首謝許披袈裟三日殆與常
人無異特無髪耳草木子
唐路侍中岩風貌之美爲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於
孔目吏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擲
果之羨雖衛玠潘岳不足爲之比善巾褁蜀人見必效
之後乃翦紗巾之脚以異於衆也閭巷有炫服修容者
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嘗過䜌豚之肆見儈豕者
謂屠者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
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宫日於合江亭離筵
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䰟何處斷烟雨江南峅至今

播於倡樓也 北夢瑣言

太康以後人額外色至多怨女五行占以爲災漢哀幾於禪位符主竟成敵國季龍爲之殺妻僧違遂將坑姪又有楚國王仲先聞潘章之美因願爲友遂同衾枕篤於伉儷未幾偕沒其家憫之塟於羅浮山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號曰共枕樹更爲異矣 弇州別集

龍陽君釣十餘魚而泣下楚王問之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遂欲棄前所得也今臣得拂枕席四海之内美人甚多聞臣得幸褰裳趨者衆矣則臣亦猶前所得之魚且將棄矣詩曰安知冶容子紅袖泣前魚 史記

向魋彌子瑕安陵龍陽鄧通董賢林仁遇以色外進張昌宗張易之以色進內俱至卿相貴富者也　宛委餘編

董賢漢人年二十二為三公匈奴入朝怪賢年少容貌美麗帝深寵愛與之晝寐臥壓帝袖帝起恐驚乃斷其袖權與人主侔帝欲以國位効堯禪舜妻得通籍殿中賜賚甚厚帝崩籍家財四十三萬　名山藏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煬帝與蕭后及辛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然煬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

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煬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爲吳語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煬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 隋書

企羨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曰可人也又晉書桓溫過王敦墓曰可人可人 禮記

荀爽謁李膺爲之御歸而喜曰吾今日得爲李君御矣

趙咨過營陽曹蔦迎之不得見恐爲天下笑遂棄印綬追謂之夫一得御非所榮而爽爲之喜一不得見何足深愧而蔦恐爲天下笑李趙爲人景仰固賢矣而荀曹企仰高賢不憚屈抑眞可爲樂善君子見聞搜玉

晉任瞻字育長少有令名王安豐選女壻得四人任在其中任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也好晉書

袁宏遷桓温記室後爲東征賦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及桓彝温知之問宏云君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父宏曰尊君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温曰君欲爲何辭宏卽荅曰風鑒散朗或搜或引

身雖可亡而道不可殞宣城之節信義爲允温泫然乃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刀問宏曰家公勲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荅曰我已盛述尊君何乃言無因曰功以濟時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爲史所賛胡奴乃止 太平御覧

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横唐突卿宰便復憶見王思遠言其兩反也 何氏語林

晋李商字無惑對人譚論終日不歇吐氣如錦綉人美

曰有才兼有德無過亦無惑懷裏藏蛟龍開口吐五色

事文類聚

裴晉公未第時覊旅洛中策驢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有二老人倚杜語曰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曰適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相僕聞告公曰見我龍鐘故相戲耳 唐書

唐項斯字子遷江東人楊祭酒簡愛斯才贈以詩曰幾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〇逢人說項斯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楊簡字敬之

唐崔湜弱冠進士登科不十年掌貢舉選兵部父揖亦嘗爲禮部至是父子累日同省爲侍郎後三登宰輔年始三十六崔之初執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詞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自吟春遊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時爲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嘆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也時指爲翰林盛事

高宗雖以鬬雞檄忌王勃然心奇其文一日觀滕王閣序喟然而嘆意欲召用而勃已死矣嘗曰朕讀序至落霞孤鶩之句讀詩至閣中帝子之句輒爲掩卷久之真奇才也

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唯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者臣諫於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猶有不稅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爲人灌園者今國家科防日增格令日繁來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竊官號匿苦塊之哀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蚤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祿隄決蕩然莫之能止甚可痛也陛下盍稍補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幾風教之美少近於古　宋宇文

之邵書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相送王待制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貭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貭厚矣

宋史直筆

錢鏐鎮吳越尊賢渴士使名畫工二三十人在松江號鸞手校尉伺北方士子流移來者咸冩貌以聞擇清俊福厚者用之胡岳方渡江畫工以貌奏鏐見之歎曰面有銀光奇士也卽時召見

方鎮編

老泉初携東坡潁濱謁張文定公時方習制科業將應

詔文定公與語竒之館於齋舍翌日文定公忽出六題令人持與東坡潁濵云請學士擬試文定密於壁間窺之兩公得題各就坐致思潁濵於一題有疑指以示坡坡不言但舉筆倒敲於几上云管子註潁濵疑而未决也又指其次東坡以筆勾去謂無出處潁濵即擬譔出以納文定欲試之也次日見老泉云二令嗣皆天才長者明敏尤可愛然少者謹重恐成就或過之所以二公皆受知文定而潁濵感之尤深 長公外紀

東坡嘗語少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為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黙識而口

不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疏通秀朗無當文潛二人皆辱與予遊同升而并黜有自雷州來者逓至少游所累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韻也汝可記之勿忘吾言 長公外紀

皮日休桃花賦序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疑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之辭然其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不類其爲人也 丹鉛餘錄

明策士奉天殿得士如鄒應龍林潤孫丕揚以直節鄒善鄭旻以理學陸鳳儀能諫姚汝循工詩高啓以博學楊成以清謹孫鑨位銓宰有聲顏鯨蔡國珍亦表表縉

紳爲不愧科名云通紀補遺

正德朝李夢陽下錦衣獄夢陽代韓文草疏太監劉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齊名各負才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瞯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雖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於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强之再三以片紙請書四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

抹我雅對山爲能抹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憤然曰是誠在我遂請瑾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王任高力士寵冠群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即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柰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卽奮衣起瑾固褰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卽當斡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

海自是與瑾徃復遂罹清議矣 皇明通紀

迂謬

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疾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之不休絕力而死 淮南子

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納私壻終身不嫁雖不嫁矣非貞節之義也蒼吾嬈娶妻而美以讓其兄讓則讓矣非禮之讓也 家語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

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呂氏春秋

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遥聞聲而相思也秦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非則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並世不可得既見相如則擯之日進前而不御也 楊升菴文集

唐李文禮累遷至楊州司馬質性遲緩時在楊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李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復白曰是長史姊李久而徐問曰是長史

姊耶吏曰是李曰我無姊向亦怪矣 御史臺記

唐李益有妬痴夜散灰扃戸以防妻妾 唐書

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賄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趍出立於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爲琬所誣中宗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通鑑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稱新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捋其鬚曰大畧似之矣但只無耳毫數

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也又至盧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鬢又前再拜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鑷者使剃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鬢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　墨客揮犀

宋米芾爲書學博士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艮嶽俄召芾至令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州石硯使就用之書成芾捧硯請曰此硯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蹈舞以謝抱負趍出餘墨霑漬袍袖喜動顏色上顧京曰顛名不虛得京曰芾人品誠高所謂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笑林

宋郭昱好爲古文狹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因久不調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世有迴拜馬首巢由 金罍子

宋華元郡王允良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暮始興盥濯櫛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允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爲佗驕恣惟以夜爲晝亦有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

王婿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饑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乗輿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太平御覽

貴人十反夜當卧而飲宴早當起而醉卧心當逸而勞身當勞而逸吝束修不請師教子弟而以大錢顧教聲伎藥餌無病而服有病不肯服果蔬尚新不待熟食物取細失正味山水不喜真境而喜圖畫器用不貴金銀而貴銅甆 經鉏堂

劉氏鴻書卷四十三終